

# 浅析《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直译和意译

依 旺 的

(云南西双版纳州少数民族研究所, 西双版纳 666100)

**[摘 要]** 傣族贝叶经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 它不仅是佛教典籍, 更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是傣族人民的“百科全书”。笔者结合自己翻译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实践经验, 阐述了翻译《中国贝叶经全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大问题, 从而得出《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应做到“忠实原著”, 尽量避免“文化转换”和“加工创造”的观点。

**[关键词]** 贝叶经; 《中国贝叶经全集》; 直译; 意译; 形式

**[中图分类号]** H253.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09)04-0077-06

## 引 言

贝叶经是刻写在贝多罗(梵文 Patra)树叶上的佛教经文, 最早起源于印度。一般认为贝叶经是在公元 7 世纪前后随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 再经缅甸、泰国传入我国云南省西南边疆地区。傣文贝叶经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除了记载佛教经典之外, 还有傣族的天文历法、社会历史、法律法规、民情民俗、医理医药、生产生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千余年来, 傣族人民对傣文贝叶经倍加珍惜, 视为传世之宝, 誉为“运载傣族历史文化神舟”。时至今日, 傣文贝叶经仍在被人们识读、研究、使用以及刻制, 傣文贝叶经文化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2004 年 7 月, 笔者有幸获得参与此次重大翻译工程的机会。在翻译实践中, 由于接触到贝叶经典中的不同文本题材, 学习了直译、意译两种翻译形式, 获得不少启示, 并对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提出一些不甚成熟的想法, 以就教于广大的专家学者。

## 一、贝叶经与《中国贝叶经全集》

贝叶经, 傣语称“tam<sup>4</sup>lan<sup>4</sup>”, 是用铁笔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文和记录傣族社会历史、生产生活及文学艺术的典籍, 是傣族先民们用于记录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西双版纳贝叶经分为叶质形和纸质形两种, 分为巴利文和傣文文本, 其规格有每页四行式、五行式、六行式和八行式四种。贝叶经不仅刻写了佛教经典《三藏经》, 还刻写了大量的世俗文学, 如《粘响》、《召树屯》、《兰嘎西贺》、《葫芦信》及傣族著名的《花卉情诗》、《隐语情诗》、《韵律情诗》、《转行情诗》、《鸚鵡情诗》、《凤凰情诗》这“六大情诗”, 形成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地方性民族文化, 从而使丰富的贝叶经典变成傣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傣文贝叶经不仅是佛教经典, 更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是傣族人民的“百科全书”。因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 贝叶经被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人文关怀。为使传承傣族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贝叶经典以另一种比较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可读性强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2001 年 4 月, 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对《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和出版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探讨, 并达成协议, 筹备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

100 卷。2006 年 4 月,由西双版纳州州长刀林荫主编的《中国贝叶经全集》第 1~10 卷正式发行。截至 2008 年 4 月,以“六对照”形式编纂结集的《中国贝叶经全集》已有 60 卷问世。

《中国贝叶经全集》是对西双版纳傣文贝叶经的一次综合收集整理,是我国首次对“树叶上的文化”——贝叶经的大规模抢救。经过“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傣族民间传说中的“八万四千里”贝叶经,早已随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化为灰烬。目前,西双版纳州所能收集到的贝叶经,大都来自流散于民间的 3000 余部。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可能会逐渐消失,对它的抢救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对此,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对这些贝叶经广泛搜罗,调集财力、物力和人力对搜罗来的贝叶经进行筛选,最终选出 130 部具有代表性的贝叶经典,对其进行翻译整理,计划编撰 100 卷《中国贝叶经全集》出版发行。

《中国贝叶经全集》是对西双版纳傣族贝叶经的系统化、规模化的挖掘和整理,是贝叶经的发展和延伸。《中国贝叶经全集》以贝叶经影印本、老傣文、国际音标对老傣文之注音、汉文直译、汉语意译、新傣文意译的“六对照”形式,使具有千年文化底蕴的傣族经典以现代书籍通俗易懂的特点呈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人们研究的经典藏书。

## 二、关于《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直译

跟所有民族语文翻译的形式一样,对《中国贝叶经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内容的翻译,主要采取汉语音译、直译和意译三种翻译方法。汉语和傣语虽然同属汉藏语系,但由于客观环境的不同或者文化方面的差异,汉、傣两种语言在个别词汇、语法上出现词义空缺,即在傣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词语、成语等,在汉族的语言里无法找到。这类词语主要是人名、地名或一般名词。在《全集》的翻译过程中,若遇到此类语词,一般采取音译加注释的方式。此外,由于大部分《中国贝叶经全集》的文本内容都来源于傣族贝叶经巴利语<sup>①</sup>典籍,所以每一卷《全集》的开首语,都有巴利语存在,对此,翻译者采取音译、注释的方式。

在《全集》中,最能体现西双版纳傣族语言习惯特点的,是对文本的直译部分。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为突出西双版纳傣族语言特点,在对《全集》原文内容直译时,主要采取西双版纳老傣文、国际音标和汉语“三对照”的方式。翻译人员字对字、句对句地把文本内容翻译出来,不要追求用汉语的语法习惯去翻译文本内容,也不用华丽的汉语词藻去修饰、转换,对具有可译性限度的双关语和四音格词<sup>②</sup>,依旧按照原文内容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

对于其他民族读者而言,初看《全集》的直译内容,会觉得语句不通、词序不对,完全走入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文字世界。仔细研究,可从中了解西双版纳傣语的词汇结构和语法特点,了解当地傣族的语言习惯。《全集》采用老傣文、国际音标、汉语“三对照”的形式直译,不仅可以让研究者学习傣语发音,还可以了解词汇结构、语法特点,进而能够学习西双版纳傣语。汉、傣两族虽同属于汉藏语系,主、谓、宾的基本词序在汉、傣两种语言里是一致的,可定语、状语的位置却不同。单词作定语时,汉语中定语的位置大都是在中心词之前,傣语中定语的位置一般是在中心词之后。如《全集》第 60 卷《烘乖凤》中的选句:

ເຜີ້ນສາວເຜີ້ນີ້ລູ່ນ' ກູ້' ລຸ່ງຕາຍູ່ງເຜີ້ນ

mvŋ<sup>4</sup>ra<sup>4</sup>tsä<sup>4</sup>ni<sup>4</sup>loŋ<sup>4</sup>kvan<sup>3</sup>sut<sup>4</sup>ta<sup>4</sup>jao<sup>4</sup>jot<sup>4</sup>

一般情况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就是“宽广辽阔的勐拉贾城”,但在《全集》第 60 卷《烘乖凤》的直译选段,这样翻译:



望大王要放在心里  
要像看到攀枝花混合着芦苇花一样  
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上一至三句话在原文里都能找到对照。但“特别引起我们注意”这句话，在原文里根本找不到对照。笔者之所以在意译时加上这么一句话，其实就是为了解释“要像看到攀枝花混合着芦苇花一样”这句话的含义，使原文意思表达完整。任何民族语文翻译，都有可译的限度，在《全集》的意译部分，如果碰到无法用汉语表达，或者用汉语翻译出来有一定限度的语段，允许翻译者加上一句话、一个词的方式把语段补充完整，使文本所要表达的内容尽可能地准确、易懂。但翻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补充原文本来没有的内容是有限度的，必须在遵守原文本意、不破坏原文情节的基础上加以补充。

《全集》的翻译，是一项浩瀚的文化工程，翻译《全集》的原则，就是既要保持原文韵味，又要满足广大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要求。之所以在意译部分有增、有减，主要是为了把原文意思表达完整，把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贝叶经典籍的内容呈现于世人面前。一般而言，翻译文学作品，必不可少地要讲求“信”、“达”、“雅”的标准。可笔者认为，任何理论都不能成为事物发展的死框架。在《全集》的意译过程中，如果为了追求所谓的“达”和“雅”，给文章原本质朴、独特的形象和比喻过多的转换和修饰，必将违背“信”的原则，从而失去文本本来的特点和价值。

#### 四、《中国贝叶经全集》里不同文学体裁的翻译形式

《全集》里所收录的文本，包括了叙事长诗、传说故事、医药典籍、天文历法、佛教理论等文本内容。由于笔者目前只完成了对叙事长诗、传说故事、佛教理论这三种文本的翻译，所以仅就《全集》中的传说故事、叙事长诗、佛教理论这三种文本的翻译形式做初步探讨。

第一，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傣族的传说故事大多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原文主要以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把情节逐步展开，文中的形象和比喻都比较简单，不含生涩难懂之意。所以，译者只需根据原文顺序和结构，把握情节发展的线索，用比较质朴、自然的语言把形象和比喻翻译出来，就能达到要求。但是，若遇到情节发展相对复杂、人物形象相对繁多的文本，译者可根据具体需要，采用倒叙、插叙等的叙述方法翻译。为使译文简洁流畅，如果有重复的情节，可在不违背原文原意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删减。但是，对传说故事中的形象和比喻，仍然不提倡转换和代替，也不对人物形象等做更多的补充。此外，在翻译传说故事时，总会涉及人物对话。这时，就要求译者按照当地傣族的称谓习惯、对话习惯把人物对话表达出来，即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说出的话不切合人物的性格或身份是翻译中的大忌，对此，需由翻译者细心揣摩。

第二，如果说“贝叶经”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典籍的一棵青翠欲滴的菩提树，那么叙事长诗，便是那棵菩提树上繁茂艳丽的花朵。傣族叙事长诗以其语言优美、韵律独特、篇幅冗长、情节跌宕起伏的特色，在我国民族文苑里独树一帜、香艳一方。

在《全集》的书卷目录中，目前已经出版了《粘响》、《粘巴西顿》、《玉喃妙》、《松帕敏》、《娥并三洛》等影响深远、流传广泛的著名叙事长诗。笔者目前也已经翻译完成《花蛇传奇》、《烘乖凤》这两部叙事长诗。傣族叙事长诗虽然押韵，但是句子、段落长短不一，没有规则；形象和比喻虽然繁多，却表达古朴、自然、地域性强、民族色彩浓厚；情节虽然跌宕起伏，但是叙述方式比较单一，一般主要采取顺叙的手法。笔者为保持原文以上的特点，在对《花蛇传奇》和《烘乖凤》的翻译时，尽力做到押韵，但不强求用汉语诗歌的形式去做到行句、段落之间字数相同、长短一致。因为不同民族语言的诗歌无论在结构形式上还是表达技巧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如果译者想以汉文诗歌结构形式把原文意思表达、翻译出来，勉强做到诗歌行句、段落之间的字数相同、长短一致，那必将造成



于民间,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已经口语化、通俗化,即便是理论性强、说教严谨的佛学经书,也都带有浓重的民间口语色彩。在笔者所翻译的《中部阿含经》中,除了需要音译的部分巴利语外,其余内容均以当地傣族口语表达方式叙述佛经理念。为此,在意译时,译者大可不必用汉语文言文的语言结构方式翻译原文,只需根据原文通俗、生活化、口语化、地域化的特点,以白话现代文的方式把原文意思完整、准确表达即可。再者,佛经理论的语言结构相对比较严谨,没有其他文学作品的华丽辞藻,所以不宜对其作出太大的修饰和改动。

关于佛经理论类书籍,《全集》的翻译者们曾经一度茫然。笔者也曾经在“该怎样翻译”、“如何表达”、“是用文言文形式还是用白话文形式”等问题上感到疑惑。当译完《中部阿含经》,了解了原文的语言特点、语法结构和叙述方式之后,笔者认为,对于流传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佛教理论的贝叶典籍,在翻译上不能照搬汉语文言文译本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应以现代白话文形式,把原文内容以叙述的方式翻译出来。如果《全集》里的佛经理论类书籍要求用文言文的表达方式翻译,那将造成以下结果:1. 译文与原文的语言结构、表达和叙述方式不相符合,将会失去民族性、地域性等特点。2. 在《全集》的翻译队伍中,文化层次不等,翻译水平和驾驭汉语表达的能力参差不齐,如果都要求翻译者用文言文的表达方式,那将增加翻译的难度。因为如果那样做,译者首先必须用现代白话文的表达方式把原文内容翻译出来,然后再以文言文“之、呼、者、也”的语言表达习惯去转换译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仅“画蛇添足”,还将影响翻译的进度。3. 《全集》的出版宗旨,就是要把傣族千年佛学经典呈现于世人,让广大读者得以最直接的方式了解傣族贝叶经、了解傣族优秀传统文化。由于白话文的表达方式更适合不同年龄结构、文化结构的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在翻译《全集》的佛经理论类书籍中采用白话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比较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总之,在对《全集》内容的直译和意译方面,应力求遵循原文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尽量避免文化转换或者加工创造。在对《全集》中不同文学体裁的翻译,也应忠实原著,不可生搬硬套,用翻译理论的死框架来约束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境。只有这样,才能使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傣族文学这朵奇葩盛放在我国文学的百花园。

《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开辟了傣族贝叶文化研究工作的新篇章,是西双版纳傣族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一次系统学习和实践。关于《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理论和方法,还需所有翻译者共同努力去探索、研究。

#### 注 释:

① 巴利语:系古印度的摩揭陀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同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巴利语被引入傣泐文后,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丰富的语言体系。

② 四音格词:西双版纳傣语词汇中的一种独特结构,这种结构由四个音节组成,在句子中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词。

#### 参考文献:

- [1] 岩温扁等. 贝叶文化[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1.
- [2] 依旺的. 中国贝叶经全集(第4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3] 依旺的. 中国贝叶经全集(第6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4] 岩峰等. 傣族文学史[M]. 昆明: 云南出版社, 1995.

#### 作者简介:

依旺的,女,傣族,云南西双版纳州少数民族研究所助理翻译。主要研究方向: 贝叶文化与民族语文翻译。